

PRAGMATISM, LANGUAG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实用主义、语言与政治哲学

[美] 拉里·希克曼 (Larry Hickman) 等著 曾誉铭◎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PRAGMATISM, LANGUAG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实用主义、语言与政治哲学

[美] 拉里·希克曼 (Larry Hickman) 等著 曾誉铭◎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语言与政治哲学/(美)希克曼
(Hickman, L.)等著;曾誉铭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
学院出版社,2012

ISBN 978-7-5520-0171-6

I. ①实… II. ①希… ②曾…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3822 号

实用主义、语言与政治哲学

著 者:[美]拉里·希克曼(Larry Hickman)等

译 者:曾誉铭

责任编辑:董汉玲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4

插 页:2

字 数:215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171-6/B·076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人类已经迈入希望与挑战并存的 21 世纪，当今中国也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目标的道路上坚定前行。这无疑对思想或哲学来说都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全新的可能性。哲学的处境与现状是时代的现实境况的征象，深刻的哲学必定切入自己的时代并对其作出思想上的回应。黑格尔曾经将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称为“主观特殊性”的时代，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并与共同体意识对抗的时代。对当今中国来说，人们如何谈论自己的时代？如何“说出”自己的时代？如何给当今中国一个思想的、历史的定位？思想尚未完成，历史也没有结束。这是否意味着现在探讨当今中国的思想与历史定位来得太早了些？无论如何，今天中国的思想者不得不面对摆在自己面前的时代问题与思想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领会将为未来中国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提供一个先导。

再次追问：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情境中，人们将通过何种方式“讲述”自己的时代而切合思想与历史实情呢？西方近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曾经认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句话倒置过来同样具有真理性，且适用于思想与自身时代的关系。思想不仅仅是思想者的思想，也是思想者所属的时代的思想。它属于整个时代，属于那个时代规定的历史天命与实践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讲，思想的创造与自己所属时代的关系是思想者在日常行为中必须面对的原初关联。因此，审视一个时代的思想，不仅要察觉思想者个人的创造性活动，而且要分析思想者具体的生存处境，一个时代所能给予他的全部“物质生产条件”，这种物质条件不是随心所欲的东西，

而是个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的、必然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物质生产条件”“决定”了一个时代基本的思想面向与特征。另一方面,思想又在“创造性”的基础上回应并解释这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条件”,从而彼此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只有如此,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活动与思想创造活动才能走上合乎理性的道路。

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者来说,可能将通过三种途径来完成这一目标:自己所属传统的丰富资源;对自己当下生活的感性直观与理论思考,在“社会生产”之上展开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图景;西方政制、思想及生活方式。自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为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而殚精竭虑,曲折而持久地面对自身与西方的思想资源。人们甚至可以将这个历史过程理解为面对西方世界对自身民族国家的创建与建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如何面对、吸收、扬弃西方政制及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复杂过程。因此,与西方政制、思想与生活方式的互动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另一方面,从黑格尔建构自己庞大而深邃的哲学体系以来,人们耳畔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西方文明与历史的终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听到了一种作为噩耗的福音。因为,人们通常将“终结”视为极不吉祥的象征,它意味着消灭与死亡。实质上,它的原初意义指一个东西的自我完成。对一个民族而言,它指一个时代的完成,一个时代走完了它自身创造的历史,而必须开辟新的原则与世界。因此,我们自己倒是得重新理解西方历史、西方思想的终结,西方世界的没落这样的断语了。而要了解西方世界的实情,从思想上来说,就必须深入西方思想的肌理,探究西方思想与西方历史的内在理路。

而对于当今世界来说,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上无疑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一种特殊标尺,这种标尺的现代形态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这个词语在实用主义创始人那里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肤浅:管用就行。因此,通过把握实用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思想高度与历史深度把握美国当代社会的根本面向。收入本书的希克曼的论文主要从实用主义与批判理论、实用主义与全球公民、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实用主义与技术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在希克曼看来,实用主义甚至已经与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批判理论合流。而在我们看来,实用主义的“调查研究”可以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形成有益的对照。马克思曾将现代社会定义为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最重要的要素是资本与技术,因此对照实用主义的技术观与马克思的资本—技术批判理论,将有益于我们深思当代人类生存处境的实质并为人类未来生存敞开一种新的可能性。

从实用主义的路向往上,人们基本上可以从两条道路追寻西方当代哲学的源头: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传统与现象学传统。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经典的判断:“语言是存在的家”。思想最终关乎语言问题,革新生存方式首先需要革新语言方式。这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将语言通常视为“工具”的做法大相径庭,其意义值得深思。有些分析哲学家甚至认为,传统哲学问题都是假问题,哲学问题仅仅是语言问题。因此,在现代西方哲学语境下,语言问题是思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雅各布森“追寻语言的本质”阐发了语言的符号性质,他追随皮尔士(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将符号分为图像(icon)、标指(index)与记号(symbol),同时认可索绪尔所指(语词的知觉内容或声音)与能指(可领会的内容或意义)的区分,但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任意的,声音与意义具有内在的图像性(相似性),他用拟声现象证实了这种观点及语言本质的诗学功能。他的“论翻译的语言学”则探寻了诗歌文本中声音与意义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翻译者难以把握的东西),而在“符号学发展一瞥”中,雅各布森重新检验了语言的符号本质,勾勒了符号学在18—20世纪的历史,评估了结构语言学创立者的遗产,分析了语言符号及其与其他意义系统(如音乐、绘画)的关系及语言学在符号学学科中的地位。由此可见,重新理解哲学的“语言维度”,理解语言的本质,它的符号意义已经成为思想者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本书中,利科的论文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探讨了作为隐喻理论基础的相似性如何产生意义以及隐喻的象征性环节。通过分析想象在隐喻语义学理论中的“看作”、整合图示性维度及作为“悬置”的三大作用,他主张想象不仅为分裂指称的特有“悬置”提供具体维度,而且为日常指称的断裂与再描写的可能性作出了贡献。与之相应,情感不但在否定隐喻认知意义的理论中发挥作用,而且还是隐喻互动理论的真正组成部分。

此外,语言的奠基作用还涉及当代解释学及其真理问题。约翰·D.卡普托的论文为我们揭示了海德格尔之后解释学的三条道路。海德格尔提出了“前-结构”、“视域”等概念,这使他自己的思想不再是解释学,而伽达默尔运用《存在与时间》中的基本概念并使之成为“哲学解释学”的基础,德里达则激进地挖掘了海德格尔的解构策略、批判与拆解环节,并用它来反对所谓的“在场形而上学”。

而收入本书的耶鲁大学哲学系教授哈瑞斯的一篇重要演讲“艺术终结了吗?”则探讨了当代技术社会中艺术的意义问题。他认为,现代艺术已经成为私人事务的源泉,人们不再指望艺术引导人类过有意义的生活,因为它不再是追求真理的优先工具。因此,现代艺术最切己的任务是领会科学技术的正当性与现实性的界限。

从最现实的西方思想说起,到思想的界限即语言问题似乎已经较为完整了。但我们似乎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最后一编是有关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哲学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经典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集中讨论了人性问题与政治问题,结合了人性论、认识论与政治哲学,其中某些判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篇论文则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政治哲学的对话,通过自由主义与儒家关于个人自主与相互依存问题的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当今世界的思想远远超过民族的、地域的甚至时间的限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马克思揭示的“世界历史”中再次审视我们传统的精神遗产与西方思想。

译者

2012年3月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编 实用主义、技艺与批判理论

实用主义、真理贬值主义及技艺	3
技艺文化的哲学工具	15
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公民.....	26
批判理论的实用主义转向	40

第二编 语言—符号、隐喻与解释学

追寻语言的本质	53
符号学发展一瞥	66
论翻译的语言学	84
作为认知、想象及情感的隐喻过程.....	91
《存在与时间》之后的解释学.....	105
艺术终结了吗?	127

第三编 政治哲学与对话

论人性;或政治原理	149
个人自主与相互依存:自由主义与儒家的对话	190
后记.....	213

第一编

实用主义、技艺与批判理论

实用主义、真理贬值主义及技艺*

[美]希克曼/文 曾誉铭/译

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我将请大家共同思考杜威为美国实用主义发展作出的两个不同而又重叠的贡献:首先,他为解决某些传统哲学问题而使用的技术及技艺隐喻;其次,他为我们的技艺文化批判作出的贡献。



关于我的首个论题——杜威为解决某些哲学问题而使用技艺隐喻,我想说两点。^①首先,事实上,杜威为解决某些最难缠的哲学问题而提供的十分有吸引力的方法属于其更广阔的技艺哲学。

其次,杜威有力地论述的作为正当断言性(warranted assertibility)的真理是其更大的技艺方案的关键部分,即他的作为固定信念(fixing belief)方法的经验主义承诺。在这种联系中,我将指出,我认为杜威与某些新实用主义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异,后者认为真理和哲学都已贬值,而对此杜威在今日会称之为“男女问题”。

众所周知,哲学家对抽象对象的本性及地位的争论历来汗牛充栋,如火

* 该文为美国杜威研究中心主任拉里·希克曼(Larry Hickman)教授于2005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所作的系列讲座之一,原稿为英文(未刊行),经希克曼教授授权以中文首次刊行,谨此致谢——译者。

① 新实用主义者比如理查德·罗蒂认为,杜威能够消除数量可观的传统哲学问题,但他们以不同于笔者的方式论述了他如何做并为何这样做。

如荼。该领域新近的大量著作证明这些争论远未结束。柏拉图主义者罗格·佩罗斯及中庸现实主义者菲利普·克切尔的著作^①只是现成的两例。

因而,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最好回忆杜威在1915—1916年间思考得最多的东西。例如,在1916年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俱乐部所作的一个演讲中,杜威论述了逻辑对象的地位。他在演讲伊始指出,(作为逻辑的)逻辑对象很恰当地被认为与作为客观公共活动的研究有关,而这种活动必定考虑可利用的公开证据。他写道,推理,“属于犁耕,机器零件的处理、采掘、炼砂等范畴,即控制、处理并重新安排物理事物的行为”(中期著作,第10卷,第91页)。②因此,推理不仅和任何“形而上学”事物无关,而且,也与该过程可能被称为心理的、“内在的”精神状态的任何伴随结果无关,后者就是杜威刚称之为“旁景”的东西。

杜威接着指出,推理有其自身特有的工具,而且这些工具仅仅“先于为有效地进入某种行动而被改造的自然事物”(中期著作,第10卷,第92页)。因而,哲学家的抽象实体与作为工具的锤子、锯子的意义非常相同。确切地说,锤子和锯子是具体有形的对象,而数字2和刘易斯的严格暗示是抽象无形的对象。但杜威的洞见是,抽象物与具体物的本体论差异不过是许多可能的丰富特征中的一种。例如,当与为特定目的而改良和使用的功用和行动意义比较时(在其中锤子与数字2都是工具),抽象/具体特征就后退到背景之中。③

因此杜威要求我们思考一种可能性,“工具与艺术品为手头的问题提供

① 罗格·佩罗斯这样写道:“我想,无论何时心灵认识到一个数学观念,它必定和柏拉图的数学概念世界发生关联。”见罗格·佩罗斯:《帝王的新心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8页,引自安东尼·戈特里布:《理性之梦》,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对克切尔的建构主义的简短总结,参见菲利普·克切尔:《科学、真理与民主》,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② 对杜威著作的标准参考是批判版(打印),约翰·杜威著作集,1882—1953,约翰·鲍德斯通编(卡伯德拉和爱德华斯维勒: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9—1991),以及出版的三个系列:早期著作集(EW),中期著作集(MW)及晚期著作集(LW),那些名称以卷和页码为序,例如,“LW. 1. 14”指晚期著作集,第1卷,第14页。

③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确信,任何具体的抽象对象能够以这种工作进行,但有形的对象却可以这么说,用更严格的实用主义术语来说,抽象对象几乎没有可感知的实践意义,因此根据意义只能提供很少的东西。对有形对象也是如此,其中某些或多或少缺乏可感知的实践意义,因此缺乏我们命名其意义的东西。

钥匙,这个问题即艺术品和艺术工具恰好是物理的、心理的和形而上学实体寻求的选择项”。他进而写道,“没有人类的干预就没有制造品;没有期待的目的,它们就不会生成。但当它们存在并发挥作用时,它们仅仅作为现实的、独立于心理状态(更不用说它们的非心理状态)的任何其他物理事物”(中期著作,第10卷,第92页)。

这种工具主义或者杜威式“技艺的”假设结果之一(看来这样称它是合适的)是,它论述了我们如何通过自然的、建构的和技艺的过程而获取逻辑对象。

而且,根据杜威的论述,当它们最大可能地发挥作用时,包含工具和技术的发明、改良、认知性开发的方法涉及一个彻底经验主义,其中真理或正当断言成为计划的结果。换言之,杜威强调了我们如何能够获得一个成功决定我们语词的判断的方法,在其中,工具、技术、尺度等迂回进入调查过程并能影响它们的特征与结果。在其哲学俱乐部演讲的一年前,杜威就已经写道,实验“对知识及真理直观是必需的”,而且他还竭力主张理论必须从属于最直接可能的同侪重审(peer review)(中期著作,第8卷,第82页)。

杜威对实验在获取正当断言性中的核心作用的强调,或者强调其作为工艺普遍形式的研究,因而严格对立干提出真理及哲学功用贬值的某些新实用主义。更具体地说,似乎某些新实用主义者对占首要地位的演讲、交谈、重述及咨询述比杜威对研究的技艺论述少得多。

这并不是说这些活动——演讲、交谈、咨询及相似物不在研究过程中扮演诸如要素、内容或阶段等重要角色。然而,杜威似乎想使人们理解:它们不能穷尽(exhaust)研究所指的东西。问题是,在因缺乏实验背景而不能获得意义结果的情况下,演讲、交谈、争论、咨询、重述等是否无限地可能。在杜威使用该词以示敬意的意义上,研究能解决疑难问题恰恰是因为它是工具的系统发明、发展和认知性展开,为获得解决经验困难的方法而运用原材料和可利用的原料。因而研究是比演讲、对话、重述等更全面的活动,因为后者是或可或不可为寻求最后结果的实验过程作出贡献的活动。

因此,我认为,杜威的技艺隐喻比某些新实用主义一般认为的更深刻,后者声称已经获得杜威的授权(imprimatur)。的确,杜威在“技艺”朴素的语源学意义上运用智能研究的技艺一词,也就是说,作为对工具和技术的研

究或调查。恰恰由于这一原因,他能够宣称(这对其他人显得有些荒谬),技艺为所有智能技术赋义,通过它,人们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引导和使用能量、自然及人;它不能被局限于一些外部的、比较机械的形式。面对它的可能性,传统的经验概念过时了(晚期著作《我相信什么》,第5卷,第270页,1930年)。

现在人们可能会问:逻辑对象的“技艺”论述如何与经典实用主义的中心原则有关。大家都知道,经典实用主义的核心要素包括:首先,意义理论,根据它一个概念的整个意义在于其可想象的实践效果;其次,作为满足客观状况的真理理论,或者用杜威的话来说,正当断言性;再次,研究理论,在其中,目的与手段着眼于调整有机体和环境而处理事务。

然而,在超越公认的脆弱特征的同时,沙琳·哈多克·齐格非对经典实用主义的论述本身正处在成为经典的路上。她曾经写道,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将经验与自然的连续性视为通过受指导行动的结果而被揭示的反思的开端”,而且“由于不能先于实验而得知对象的实在性,只有作为实验地决定的条件的完成(例如,研究结果),真理主张才能得到证明”。^①

在齐非格的论述中值得注意的关键词之一是副词“实验地”。考虑到杜威尖锐地区分实验的与经验的研究的事实,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他在其包括主要以观察和推论为基础的第一科学的意义上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描写为经验的。然而,它不是实验的,因为它并不包括以支配的、系统的方法使用工具或人造物,这些方法使那些工具和人造物渗入混合的研究条件中,并改变手段与目的的比率。当然,直到17世纪开始的技术与技艺的改善,真正的实验科学才出现,那就是,在我刚描述的意义试图成为一门工具性的,甚至以发明和开发以特殊研究为目的的气泵和望远镜等新工具和人造物的科学。这门新科学首次成为一门技艺科学。

人们千篇一律地说,正是深陷在其工具主义中的经验主义承诺往往将杜威的经典实用主义与以其名而行的众多方案和观点区别开来。例如,杜威的技艺隐喻非常不同于新“文学”实用主义,他们似乎主要关心挖掘比喻

^① 罗伯特·奥蒂编:《剑桥哲学辞典》,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8页。

的“变型”、地位及作用。杜威的工具主义和理查德·波斯纳提出的“法律的”实用主义亦无共同之处。看来,刘易斯·米兰德是对的,例如,当他将波斯纳的立场总结为“为获得他或她已经有效地决定的最好结果而东凑西拼的法官”。^①他可能还说,波斯纳的实用主义标签与杜威、詹姆斯或皮尔士认为与他们自己的方案有关的那种实用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实用主义时下已变得有些流行,目前与将来的实用主义者很多。因而我想在此停留片刻。然而,在我离题之前,我要指出,杜威的实验实用主义与被称为“呆滞(fishy)”实用主义根本不同,后者是斯坦利·费什提出的著名的实用主义,其贬值的核心论题否定哲学观念在公众领域的适用性,比如关心假定的来世生活的心一身二元论和某些宗教教义具有作为哲学研究的适当主题的意义结果(值得注意的是,“9·11”之后,费什看来不再那么强烈地将其核心论题运用到第二个观念上——在死后生活中信念的意义结果)。^②

例如,费什的实用主义认为,“哲学不管用,而且当遇到危机、选择、决定时,你我会象征性地求助于许多东西——档案文件、咨询专家、朋友、心理学家、星象——但我们不会象征性地咨询(如果我们做了,它也于我们无甚裨益)我们碰巧要支持的哲学立场”。^③

当然,杜威的经典实用主义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线。他在《经验与自然》的末章特别清楚地论述了这件事情,在那里,他将哲学刻画为作为批评的批评,通过它,我们自己可以摆脱阻碍新活动习惯的过时观念和习惯。

无疑,当费什认为通过哲学讨论的许多事情不能通过实用考试时,他是对的。但从那种主张到他的结论是巨大的一跃。即他认为哲学家应当恰当

① 路易斯·米兰德:“实用主义者与诗人:回答理查德·波斯纳(原文为 Poirier,疑作者为笔误,现校正——译者)”,莫里斯·迪克斯坦编:《实用主义的对手》,达拉谟,北卡罗来纳杜克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6 页。

② 在其于 2001 年 7 月于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的演讲中,该文后来以“无意义的真理”的题目出版,费什认为来生信念是哲学信念的实例,这种信念在行为方式中无关紧要。我发现有趣的是,在“9·11”事件后出版的版本中,他修改了对行动方式无关紧要的哲学信念的实例,它现在从属于关于心身关系的信念。

③ 斯坦利·费什:“无意义的真理:为何哲学无关紧要”,《批判性调查》,2003 年春,第 29 卷,编号 3,第 389 页。

地加入失业行列,而不是加入为男女问题而战的前线,包括进入公众领域并开始产生糟糕影响的形而上学。极端的对立:当费什看来乐于告诉我们哲学“无关紧要”时,杜威明确地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工作远未完成。

在某些新实用主义的支持者中还流行着真理贬值的论述。在这点上值得注意的是,杜威经验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他承诺作为正当断言性的真理观念。

正如威廉·詹姆斯提醒我们的那样,毫无疑问,我们的大部分信念依赖于信任他人的证据。确切地说,证据即通过演讲、交流、咨询和重述而达至我们的东西。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在超出我们专门知识的问题上咨询物理学家和汽车技师。但如詹姆斯在1907年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的那样,“实用主义的首要兴趣是真理理论”(詹姆斯晚期著作集,第448页)。他接着论述了一个公开的技艺问题:“我们的精神并不单单在这里复制已完成的现实。它们在这里完成它,通过它们自己对它的改造而增加其重要性,这么说吧,将它的内容倾入一个更具意义的形态中。就事实而言,我们为了有助于改变这个世界而使用大部分思维。”人们很难找到开创性实用主义者的工具主义及其真理理论的内在关联的更好论述了。^①

将经典实用主义与其新型区别开来的另一种方法是,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严肃地视技艺科学的成功为哲学研究的模型。例如,他们并不认为文学艺术逊技艺科学一筹,而仅仅是,因为技艺科学的主题并不比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艺术的主题简单,从而它更有效地为成功完成的研究提供模型。

相反,某些新实用主义者予文学、修辞学以特权至此,以至于它们看起来颠覆了古老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模型——例如,一种予物理学以特权而使诗学与宗教边缘化——如玩完了——的模型。

在某些新实用主义者那里,文学和修辞艺术如此占优势以至于对技艺科学方法的兴趣不过消失在游戏场的边缘,结果,交谈、演讲、咨询和重述代替了经典实用主义对正当性、合法性、证明、重构等的关注。

^① 毫无疑问,詹姆斯承诺真理的工具主义论述。例如,“改变”一词及其词源在其著作中多次出现。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那些贬值论。人们至少承认它们和杜威更有生命力的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并无共同之处。

但远不至此。即使某人打算承认新贬值论与经典实用主义并无共同之处,并认为新实用主义标志着超越创始人理论的进步。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某些对真理贬值论的批判已开始将这些论述看成实用主义的绝对化(simpliciter)。

例如,后期伯兰特·威廉姆斯在《真理与真话》(*Truth and Truthfulness*)中对理查德·罗蒂的抱怨恰好表现了这种举动。威廉姆斯这样说道,“但应该非常普遍地(不管主张或信念如何)提出……实用主义的观点,以至于我们不能区分其自身为真还是我们接受或同意其为真,而且当它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同样可以运用于最朴素、最简单的真理”。注意此种论述与杜威论述的差异,后者赞同詹姆斯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时写道,“只有当它既满足个人需要又满足客观事物的要求时,他的真实理论才是正确的信念”(中期著作,第4卷,第112页)。

在这点上,威廉姆斯看来有些错置了源自实用主义者的事实。既然如此,詹姆斯和杜威就都不是真理贬值主义者。正如杜威在一个赠给 R. M. 奇斯霍姆的未刊手稿中就这件事情写道:“如果认为我不再主张真理问题的重要性,那么看来我当然应该确认关于我的某些最糟糕的事情。”^①

二

现在我要讨论我第二个主要观点,即杜威为我们的技艺文化批判所作贡献的性质。如果我们接受实用主义的核心理论——如我已经描绘它们的那样,它的意义、真理、研究理论——那么我们期待那些理论的重要性,无论何时它们是适当的并能依之行事。如果杜威的实用主义提出了对我们的技艺文化的严格批判(如我已经论述的那样),那么我们期待,他的观念在我们同我们的工具和技术相互作用的方法上有着(意义)深远的结果。那些结果

① 约翰·杜威,未刊打印稿,第5页,R. M. 奇斯霍姆,私人收藏。